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劉公案 – 劉墉傳奇 第四十四回 陳大勇私訪小柳村

劉大人發放眾人，出衙退堂，回後進書房歸座。下面陳大勇、張祿在兩旁站立。劉公眼望承差陳大勇，開言說：「楊家之事，雖然審問明白，得拿住眾賊方能圖案。如今賊人雖有影響，奈因道路遙遠，隔府隔縣，要拿眾寇，必須大費周折，方能事妥。」大勇聞聽之言，口尊「大人，這件事若依小的愚見，也無有什麼難處，不過費些辛苦，可以成功。」好漢大勇開言道：口尊「恩官老大人，事情不論大與小，只要功到自然成。少不得，我等出去暗私訪，我到六合小柳村，若能得了真實信，商量計策把賊擒。全仗聖祖洪福大，仗爺的，虎威處處可成功。」劉公聞聽將頭點，說道是：「又叫爾等費辛勤。」大勇一旁說「不敢，大人言詞怎樣禁。小的蒙爺高抬舉，赴湯投火亦甘心。」劉爺聞聽帶笑：「你的言詞理上通。暫且歇息去用飯，明日再去把賊擒。」大勇答應往外走，回到自己住房中。用飯歇息不必表，一夜無詞到天明。吩咐那，速喚朱、王人兩個，不多時，朱文、王明進房中。看見頭目陳大勇，一齊開言把話云。

朱文、王明眼望大勇，開言說：「陳爺令人將我們哥倆傳來，不知有什麼差遣？」大勇見問，說：「二位，此事非是陳某一己之能。昨晚上大人吩咐，叫咱們去拿殺楊武舉的兇手，好定此案。再者還有一說：目今雖得兇手之底，他等卻在六合縣界內小柳村鎮家藏躲。窩主的名字叫『鎮江寧』外號，本名叫鎮祿。手使雙刀，還能飛簷走壁。還有兩個副頭目：一個叫王凱，一個叫徐成，渾身也有些武藝。除此三人，還有餘黨十七八個，聽起來倒有些扎手。咱們哥仨，奉大人之命，前去拿賊，須得商議商議，看是怎麼個辦法。所以令人將你們哥倆請了來，大家議論議論。怎麼樣？」朱文、王明聞聽大勇之言，王明先就講話。

大勇說罷前後話，王明開言把話云：「陳爺何必鬧客套，不用為難我二人。既是本府親差派，我敢不應不依從？」

陳爺瞧著怎麼好，總要此事成。我們不過聽調遣，盡心竭力把賊擒。」大勇聞聽說「如此，咱們速走莫消停。各自兵器全帶去，以防不測與賊爭。另外再帶人幾個，即刻就到小柳樹。」二人答應說「知道」，齊轉身形走出門。走不多時來得快，各把兵刃帶在身。另外叫，府衙差役十幾個，全是精壯在中輕。大勇一見忙吩咐：「你們留神仔細聽：出衙散開各自走，兵刃藏好別露形。六合縣內咱聚會，打探虛實再找人。」眾人答應說「知道，陳爺之言敢不行？」說罷一齊向外走，出了衙，全都散開不同行。混出南京江寧府，逕奔六合小柳村。按下差役人幾個，再把那，殺人群賊明一明。

按下劉大人承差等逕奔六合縣而來，暫且不表。

且說的是，殺楊武舉那一伙眾賊，自從得了楊家那一宗買賣，不敢在別處藏身，一齊逕奔六合縣小柳村窩主鎮江寧家中藏躲。

再說窩主鎮江寧，他就是本小柳樹的人，自幼不受父母的教不干正事，吃喝嫖賭，無所不為，把他的一雙父母活活地氣死。就有王凱、徐成投了他來，終日裡操演刀槍棍棒，招聚無賴賊匪。家中廣窩盜賊，水旱兩路全有。到後來，越鬧越大，大家起蓋地窖子暗室，窩藏強人，坐地分贓，稱為頭目。今日乃是窩主鎮祿的生日，五里三村的鄉紳都來與他出分子，名帖就不少，並非是真心愛與他相交，又搭著些無賴棍徒，真真的不少。但只一件，這賊自從殺楊武舉的舉家，又劫了財帛物品，估量著事情是大，遲早不同，必有人來搜捕。這幾天眾賊人爽利無作買賣，淨在窩主鎮江寧家中，白晝間暗室藏身，黑夜裡廳房聚會。每日裡差人在村外路口，不住地探看，如有人來，好作準備。這一天偏偏又是窩主鎮江寧的生日，群賊全都在此。

眾賊寇，鎮家飲酒大聚會，敬奉窩主慶生辰。還有那，五里三村鄉民等，也來上壽敬惡人。並非真心將他敬，怕好就是真情。還有許多無二鬼，張三李四眾混星。大廳之上安座位，家丁上菜來往行。按下前廳安了座，再把那，眾多賊人明一明。他們另有一座在，清幽暗室飲劉伶。還有那，兩名妓女來陪酒，耍笑謳歌亂胡行。一個叫作「一汪水」，一個叫作「賽小紅」。二人不過二句外，長得那，小模樣子可人疼。妓女來往將酒敬，挨次而斟手不停。玉腕拿起烏木筷，夾菜一直入嘴唇。大家歡喜又說笑，那宗意思最惱人。妓女正然來敬酒，忽聽那，鎮祿開言把話云。

妓女正然敬酒，忽聽窩主鎮江寧眼望副頭目王凱、徐成，說：「王第二的，徐第三的，你們哥兒倆聽：今年算是我的一個大好日子。多蒙五里三村許多鄉親們賜光，全到我家，給愚兄上壽，實在的叫我感激不盡，也不枉愚兄創立一場。想來，我鎮某在六合縣的地方，也出算是個人物。眾鄉親全自己前來咱這裡，實在叫哥哥夠使的，我真樂咧。依我瞧，咱們空酒喝的無趣。」說罷一扭項，望妓女一汪水，講話說：「水多的姑娘過來我合你打個相談。」一汪水聞聽窩主鎮江寧之言，慌忙過去，帶笑開言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但不知有何吩咐？」

鎮江寧，帶笑開言叫妓女：「水多的姑娘要你聽：我今點你一個曲，單要聽，《姐兒南園栽大蔥》。不用絲弦打瓦磬，委屈還要《哭五更》。」妓女聞聽忙答應，登時間，瓦磬拿來手中擎。「咕嗒咕嗒」倒有點，外帶「嘟嚕」卻受聽。先唱姐兒將蔥看，忽然跳過愣頭青，倒把姐兒嚇一跳，說道是：「莫非來偷我家蔥」姐兒言詞還未盡，愣頭青開言把話云：「姑娘這話不在理，隔牆邊，並非來意偷大蔥。自從那日瞧見你，想得我，夜夢遺精馬跑空。望求姑娘行方便，勝造浮屠七卷經。」姐兒聞聽紅粉面，說道是：「你的言詞不受聽。你要吃蔥剋地起，你要調情萬不能！」鎮江寧，聽到此處一聲嘆：「這曲作的理不通！」

誰家的姐兒在那塊，可可都在南園中？北園不許走一走？

豈有此理沒有事情！但不知，什麼人留下這宗曲，拿住他，扒了褲子硬上弓，先玩一下不算帳，後將那，腦袋挖空作個夜行。」眾人聞聽鎮祿話，王凱開言把話云。說道是：「難怪大哥你挑理，算來這曲理不通。」眾賊正然飲酒樂，忽聽那，跑進一人報事情。